



大永年曆精選系列

# 束手待斃

（美）李伯特·J·兰德斯 著 冯波 译  
俞体华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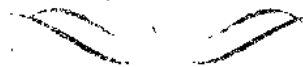


珠海出版社

大众侦探精品书架

# 束手待毙

阿加莎·克里斯蒂



(美) 罗伯特·J·兰迪斯 苏珊·邓拉普 编  
高华扬 译

珠海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束手待毙 / (美) 罗伯特·J·兰迪斯、苏珊·邓拉普编；高华扬译。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10

(大众侦探精品书架)

书名原文：Deadly Allies

I. 束… II. ①兰…②邓…③高…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58326号

Deadly Allies II

Copyright © 1994 Robert Randisi and Susan Dunlap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1 by Zhuhai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minick Abel Literary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 束手待毙 (大众侦探精品书架)

---

◎罗伯特·J·兰迪斯 苏珊·邓拉普编 高华扬译

责任编辑：潘自强

封面设计：冯建华

---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三楼

电 话：0756-2639345 邮政编码：519001

邮 购：0756-2639344 2639345 2639316

网 址：www.zhchs.net

E-mail :zhchs@zhchs.net

---

印 刷：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mm 1/32

印 张：11.375 字数：207千字

版 次：2002年10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2次印刷

书 号：ISBN7-80607-962-9/I·375

定 价：1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作家就是作家，无论他或她写些什么或写了多久。本集中15篇故事的作者，有的是新人，有的则可算是“老前辈”了。但无论是新人还是前辈，我们只选那些有创意、寻求突破且受到一定好评并获奖的作品。

玛丽琳·华莱士的《苔斯狄蒙娜的手帕》中，摇滚歌星以前的情人发现，复仇的结果可能和复仇本身同样危险。而在本杰明·舒茨的《报应循环》里，一位被抛弃的情人想用欺骗的手段让私人侦探帮助他报复，结果并不美妙。

克里斯汀·马修斯的《文明的蠢事》和卡罗琳·G·哈特的《天网恢恢》处理的是同样的题材，写的都是“处在深深痛苦中的人”。琼·赫斯和迈克尔·科林斯写的也是类似主题，读来却无雷同之感。

私人侦探尼克·德尔韦基奥从没想到会有为同学破案的一天，而谜底揭开后，却令众人“束手无策”；畅销书作家凯·沃什伯恩“签发”的不具名的“处死令”，更是荒唐，它告诉我们：一时的不慎将导致永久的灾难性后果。朱莉·史密斯和洛伦·埃斯特曼的故事，则说明一点：困难的任务，恐怕要用感情来完成。因为你不可能什么感情都没有。

深埋在岁月中的谣言一旦突破时间的障碍，非常的瞬间，将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当谣言与谋杀相关时，深刻的记忆将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罗布·康特纳的《未完成的事》和玛丽琳·华莱士的《聚会》堪称描写这个过程的典范……

还是不要让编者把所有的话都说到,否则会影响读者的阅读乐趣。其实,这种顾虑也是多余的。因为,侦探小说这种描写一个案件(不一定是凶杀案)的调查和破案过程的通俗文学体裁及其创作路数,对我们这些编者来说,可谓是耳熟能详,心中有数。但是,我们却从未腻烦过,原因很简单:只要生活之树常绿,侦探小说的内容也会永远推陈出新。

苏珊·邓拉普

2000年6月

于圣路易斯

## 序

苔斯狄蒙娜的手帕	玛丽琳·华莱士	1
报应循环	本杰明·舒茨	23
文明的蠢事	克里斯汀·马修斯	60
天网恢恢	卡罗琳·G·哈特	85
天使的眼睛	迈克尔·科林斯	112
束手待毙	罗伯特·J·兰迪斯	145
不堪回首	苏珊·邓拉普	177
跳跃之前	约翰·卢茨	197
逆刺皮	玛格丽特·马龙	227
丝线	朱莉·史密斯	246
未完成的事	罗布·康特纳	264
聚会	玛丽琳·华莱士	286
哈姆雷特的困惑	琳达·格兰特	307
失去的梦	迈里姆·劳里尼	325
颠茄	芭芭拉·威尔逊	337

玛丽琳·华莱士是最多才多艺的作家之一。她的写作生涯以一个获奖的警察诉讼系列开始。在那套书中，她探讨了警察工作在道德方面的窘境，并研究了犯罪对妇女的影响，因为妇女常常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从描述这些敏感的形象出发，自然而然就会进入那丰富多彩而又残酷无情的悬念小说世界。在这方面的作品有《独石》、《应得的报应》和《诱惑》。

但是玛丽琳·华莱士最大的贡献在于编辑侦探小说选集方面的工作，她主编了美国罪案小说女作家协会作品选集。她组织了一批撰稿人，还建立了一个读者群。在《苔斯狄蒙娜的手帕》中，她描述了一个阴暗的群体，他们的欲望远远超出了友谊的界限。

## 苔斯狄蒙娜的手帕

玛丽琳·华莱士

我将甘愿受到绞刑，  
如果某个永世沉沦的恶人，  
某个搬弄是非谄媚讨好的小人，  
某个招摇撞骗的奴才，  
为了钻营谋求某个差事，  
不曾策划这次造谣诽谤。

——摘自《奥塞罗》

## 噩梦纠缠

我从光辉演唱组的首席吉他手唐·香奈那里懂得了什么叫冷酷无情。他抛弃女人就像扔掉吉他拨子一样,只要他感到厌倦就扔掉她们。他很有天赋,能够画出很美很欢乐的图画,然后就用这画揩鼻涕。至少我所看到的是这样。而且我是弃妇社团的发起人之一,还有许多同病相怜的难姐难妹。

唐·香奈可以用他的眼、手和口即兴演奏爱情爵士乐曲。他那大师级的演奏技巧最初总是令人目眩神移,以为他的手指具有上帝赋予的心灵魔法。但当你听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发现那只不过是技巧娴熟而已。

对唐·香奈的了解使我与她相处时采取谨慎小心甚至戒备抗拒的态度,他在我眼中的感觉总像是一只蜥蜴,危险地眯着眼睛,准备随时把长长的粘粘的舌头射向任何猎物。他曾说过,人们总是愿意听信他们最想听到的谎言,等到他们发现事实真相时,已为时过晚了。

唐·香奈没有活到通达世事颐养天年的年纪,对于任何读过《旧金山新闻》娱乐版或近十年来各大报纸报道的人来说,都不会感到意外。25岁以下的男人和35岁以上的女人都崇拜他。每个人都为自己写出一部扮演他化身的作品,如摇滚狂早熟儿童的玩伴、傲慢性偶像的色欲目标、最后转变为狂欢酸乳酪的受益者、豆腐动力超级维生素优化清洗机等等。唐·香奈早期曾做过瘾君子,后来感到了健康的重要,于是致力于寻求治疗防腐剂毒害和实证思维的方法,得到一种能够保持青春光辉的既可饮用又可洗浴的神奇产品,使他在摇滚音乐会上成为雨林摇滚乐



手、帕拉桑基金和自然纯情的面孔和声音代表。

他的确光辉了。我遇见他时,他已经 49 岁,人们都以为他那张面孔是整容手术创造的奇迹,但是他坚持说是因为自己找到了青春的泉源:每天注射维生素 B<sub>12</sub>,声称那是他能量、活力和光彩的来源。他自己说,有一次他和一个采访音乐电视节目的年轻女记者眉来眼去时,竟能在非常疲倦的情况下突然打起精神谈个通宵。

他的这种变态并未对他那绷得紧紧的薄薄的皮肤下面发生不良影响。每当那熟悉的合唱声响起时,他就熟练地发挥起自由的即兴表演,然后又去寻找下一支曲子的灵感。

人们仍然谈论着他们最初得知唐·香农的死讯时正在什么地方,就像我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们谈论起肯尼迪被刺时那样。我那时刚刚在索诺马县修完了一台旋转木马,在回家的路上下车在哥伦布街上的普契尼咖啡馆喝牛奶。邻桌上一个人举着报纸在看,我向他望去,报上头条新闻的标题差点儿让我从椅子上跳起来:香农死了,歌迷震惊!似乎是尖叫的声音。

我伸手往桌子上一拍喊道,“好啊!”声音实在很大,就像宗教复兴时代集会上改变信仰者的振臂高呼。但是这是现在的旧金山,而那个人甚至还没看到他那张报纸的头条。我舐了舐牛奶沫,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样子。在我喝完咖啡前,我承认为一个生命的结束而感到一点人类共同的悲伤。看到文章中谈到“显然是自然死亡”时,我的情绪缓和了一点儿。至于我自己,作为一个心怀嫉妒的乐队成员和一个被出卖的女人,这两种身份所产生的深仇大恨理所当然地对唐·香农那种行为会有所反应。

我遇见唐·香农是在 1991 年 6 月 23 日。旧金山正在一年



中最炎热的天气里煎熬。气温高达90度(华氏),冷雾隐藏在檀香山以西的某地。由于在大学专修莎士比亚和电影史,我很难找到工作。经过8个月的奔走求告,我终于得到了一份不必再咒骂伪善和剥削,也不必向全能的上帝投降的工作。修复那种老古董旋转木马实在是很有趣的工作,金尼·弗拉泰利教了我许多抹腻子 and 涂漆的小窍门。学习的乐趣使我情绪一直很高。

金尼派我到夜火俱乐部工作,这家在福尔瑟姆的小俱乐部在10年中已经是第四次更新设备了。有人在壁橱里发现了4匹木马,以为把它们清洗干净摆在前厅会吸引客人。

在库房干活儿又脏又热,我爬上楼梯休息一下,浑身冒着热气,这时唐·香农坐到了我身旁,看着对面镜子里的我说道,“我真走运。这个女人有这样清澈的眼神,在这双眼睛后面又燃烧着这样圣洁的生命之火。”

管他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只是盯着我在镜中的影子看,我并不曾在意,但他的目光将我向下拉,一直拉到漩涡的中心。那感觉很怪,但很温柔。而他是唐·香农,首席吉他手。我半心半意地让自己相信不在意他,但是不到48小时我就成了他的女人。这是他说的。声道随着小提琴膨胀:当乐队在南加利福尼亚做两周的巡回演出时,他爱抚我,从皮夹克里拿出漂亮的手镯送给我,把汽车前面的座位留给我。

木马早已被我丢到九霄云外,但是我不在意,因为金尼要求不严。“新客人,新思想……和唐·香农结合将产生好结果。”我上飞机时金尼对我这样说。他带我去纽约,我心中充满了新鲜的刺激,一个傻丫头急于献出自己的童贞。在布鲁克林,他对我说把信用卡忘在旅馆了,我为那餐饭付了账。后来是乐队经理

满腔怒火地走来,因为唐·香农选的那家旅馆太贵了。后来唐·香农开口向我借4000美元。

“长岛的音乐会演完就还你。很卖座,会赚一大笔钱。录音合同是有保证的。我5天后还你,最多一星期。”他并不乞求。而我则感到如果怀疑他这样一个大明星竟拿不出这么一笔钱就太傻了。

哈姆雷特剧中那个饶舌的老头子这句话说得很对:既不要借钱给人,也不要向人借钱。但是当你需要波罗尼亚斯的时候,他在哪里?当然,后来再也没有一分钱还回来。

那让我感觉到自己像个大傻瓜……直到我遇到其他上当受骗的人。凯西·比曼为我提出了启示。当你知道自己不是惟一个干出这种傻事的人时,你会感到一种奇特的慰藉。光辉演唱组在夜火俱乐部演出。我在修木马。凯西在整理账簿。

她是会计,一心想摆脱卡片、干洗机等杂务,打入饭店和夜总会的舞台。我向外走,她随在后面。去找唐·香农。我觉得她为人随和,可以随便聊聊,我喜欢她。那个老唐尼正在从他的女人身上寻找什么东西。凯西皮肤白嫩,我则黝黑,她比我高3英寸,但是我们心里都隐藏着对明星的恐惧和怯意。而且,我总是喜欢和别人对视时间过长而使人尴尬,不论对陌生人、朋友和情人都一样,而凯西也这么干。

谈谈我们这瞬间的姐妹情。

当另一个女人即将被那个正在让你烦恼的男人利用和侮辱时,你和她自然而然地会有许多共同语言。当我看见唐·香农看着凯西的眼神时,凭直觉就知道到了结束这段孽缘的时候了,于是把我最好的卡尔文时装留在他的公寓,乞求金尼让我回去油漆木马。

3个月后凯西给我打电话请我喝一杯的时候,我只是稍微感到有点儿意外。我到那里的时候,她给我介绍了玛丽科(她被骗去了7000美元)、莉奈塔(只被骗了2000美元),最大的一条鱼是德布拉,她的22000美元存款分三次送给了男子汉香农先生。

凯西和我一样,被骗了4000美元。她把我们都召集到一起是有所为的。“我们要帮助唐·香农,女士们,帮他治治那些欺骗、说谎等不道德的毛病。女士们,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们明白,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把唐·香农那些损人利己的不道德行为放出些风声,让他知道伤害别人不是那么便宜的事;制定周密的计划对他进行人身报复;最后就是设法拿回我们的钱。我们炮制又否定了上百种不同的计划,最后决定和莉奈塔认识的一个律师去商量。那天晚上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那些计划自然也无疾而终。

过了两天,我遇到了卡洛,他是光辉演唱组的鼓手,说话时薄嘴唇常抽搐。我们一起去吃寿司。喝过四杯清酒之后,卡洛承认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唐·香农那个混蛋获得所有好女人的垂青,然后又弃之如敝屣?他讥笑着我和凯西、莉奈塔、德布拉或任何一个被唐·香农抛弃的人。

他说这些话叫我感到很怪。我想到卡洛可能曾经躲在暗处窥探我们,我感到自己不过是在星期五下午唐·香农的一幕肥皂剧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

葬礼后一个星期,托尼·菲利波中尉,一个健壮的男子汉,嘴角叼着一支雪茄,在6点钟新闻节目中宣布,唐·香农死于普鲁卡因中毒。“根据验尸官报告,”菲利波打着一种悉尼绿街手势,

仿佛戴着个大钻戒要显示一下的神气，宣布道，“唐·香农的死因正式鉴定为谋杀。普鲁卡因是牙科用的麻醉药。从死者身上发现的用量来看，足以使血管破裂，继之以抽搐，结果是心动停止。”

即使对那些仍旧因为遭到遗弃而悲痛的人来说，这也不是一幅值得欣赏的美景。我敢用一只金色鸵鸟和两只彩绘木马来打赌，一定是有人用一支普鲁卡因替换了唐·香农每天注射的B<sub>12</sub>。对于唐·香农来说，和劳伦斯·威尔克一样永久流放到一个孤岛上应该是更公正和适当的惩罚，至少他还有权力醒来后看见清晨的阳光。显然别人并不像我一样，对他的悔恶从善并无信心。

次日早晨，《旧金山新闻》有文章谈到服用安定增强了普鲁卡因的药效，导致唐·香农那衰老的心肌发生最后的痉挛。我无奈地暗暗祝贺那位刺客的成功，并为被香农抛弃的那些难姐难妹终于出了一口气而微感快意。

因毒致死的消息公布5天后，我在回家的路上拐过街角走上桑切兹路时，差一点儿撞上一个大块头。他那棕色的卷发向上高高梳起，嘴撇得像要咬掉你鼻子的神气，让人想不出他是从哪个外国来的。我呆了一下，皱了皱眉，想从旁边绕过去，但是他拦住了我。

“出什么事了？要我帮忙吗，小姐？”

他说话的神态好像见到刚从银行取钱出来的老人遇到拦路抢劫的强盗时见义勇为、拔刀相助的样子。这时我想起了，他是在电视上介绍唐·香农案子的警察，叫托尼什么的。尽管他说得这样客气，我并未为之感动。

“你是谢伊小姐吧？”他这一问证实了我的记忆，因为没有哪

个警察会知道我的姓名。他说话的时候雪茄不停地动着,我努力忍住没笑出来。

“我们见过吗?”我尽量装出奥黛丽·赫本那样一副笑容,装作产生了兴趣的样子。

他亮出了证件。“我要问你几个关于唐·香农的问题。也许我这个地方坐下谈起来更方便。干脆到你家去怎样,你也可以脱下鞋子,放松一些。”

“还要穿上点舒服的衣服呢?只是为了问几个问题,中尉?”

“别跟我来这一套,亲爱的小姐。许多人像你一样,给香农钱……”他眉头紧皱。“女士,或者找个地方谈,或者去我的办公室,你挑吧!”

这个人缺乏幽默感。我眨着眼睛,双手颤抖。维维安·利或许会为我感到骄傲,因为我说,“我公寓里又脏又乱,一个星期都没有时间打扫了。啊,咱们到拐角的咖啡店里来一杯行吗?”

他似乎为我这样知趣感到满意,就跟着我去了诺伊希腊面包房,在柜台前找了个座位。我不在乎他问什么问题,因为我只要实话实说就行了。我坦率地回答他的问题,甚至尽量不让他紧张,但是托尼·菲利波执著地信仰一个叫吉米·斯图亚特的人的观点:好女孩绝不会跟摇滚歌星睡觉,而且还倒贴。至少我从他那里得到了这个信号。在大部分谈话时间里,他看我的那种眼神就像在果仁蜜馅点心里发现了一只臭虫。当他两手空空垂头丧气地离开时,嘴里还不停地唠叨着什么。

这让我非常痛快。

我读了《旧金山新闻》上有关这一案件的每篇文章,整整一周时间从各种角度写出的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特点:空洞无物。我还浏览了《东湾快报》、《旧金山周报》和《湾区卫报》上香农那

些忠诚的歌迷们愤怒的来信。有人甚至怀疑中央情报局或牛特·金里奇或萨达姆·侯赛因或杰里·哈尔维尔甚至蒂珀是谋杀吉米·詹尼斯直至现在这个可怜的唐·香农的阴谋的背后力量。各报头版都是采访低音乐器演奏师布茨或卡洛或中尉菲利波的报道，都和唐·香农的查核账户同样空洞无物。

后来媒体开始把重点转到警方如何处理这一案件上去。

为什么没有嫌犯？

那些议论纷纷的怀疑如何解释？

何时他们才能对唐·香农的死亡做个交待？

最初的采访热点是中尉菲利波，后来是警察局长格罗干，最后是市长辛克莱，后来又回到菲利波。在一次令人心惊肉跳的采访中，菲利波的样子几乎要一拳捶在那个手持麦克风的记者头上，我也几乎对他感到同情，感到痛苦。菲利波正在经受一场公众考验的风暴，他每一个职业上的小过失都被拿出来曝光。

所以当我在《旧金山新闻》头版上看到凯西·比曼的照片时感到非常意外。托尼·菲利波那香肠般粗的手指按在她头上，把她推进警车。我读过那篇报道后，感到一阵头晕，完全丧失了希望。那是真正无法逃脱的证据，尤其是凯西浴缸下面空盒内的3支普鲁卡因。凯西·比曼被控谋杀唐·香农罪。

凡是了解唐·香农的人都不会怀疑凯西有充分的理由杀他，但是凡是了解她的人都怀疑，她怎么会这样不小心，把一盒3支没用过的药品这样随便乱放。凯西是个会计，一个异常谨慎的人。她不会忘记在某人的纳税申报表上计算设备折旧费，所以她也不会作案后忘记消除一切痕迹。

从报纸上看，她的律师是个白发苍苍的像梅尔·贝利的人，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还好发表夸大其辞的言论。当然她交不起

25000美元的保释金,她把钱都借给唐·香农了。香农的恶劣态度该杀,而她则无法让他还债。

当凯西给我来电话时,我感到她需要一个朋友。

中尉菲利波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在我匆忙走过法院的走廊时几乎撞倒了我。我倒退了几步后,他哼了一声道:“你迷路了,谢伊小姐?”

“不是。我就是到这里来的。”我移动了一下帆布袋,努力装出知道自己来干什么的样子,但是他走近我面前。“我来找人。”

“找谁?”他生硬地问道,并把他那一身的雪茄臭味都送入我的鼻孔来。

“凯西·比曼。”我的口气好像是宣战。

一阵油腻腻的冷笑滑过他的脸上。“著名的客人。洛杉矶这边的每个记者都想接近她。你想见我们的明星吗?那必须履行一定的手续。”他向来客登记处那边点了点头。当他转身走向电梯时仍然假笑着。

从我向来客登记处走去时起,我就摆脱不掉一种恶心不快的感觉。坐在桌子后面的那个女人说她要查查凯西这个人,命令我把带的东西放在桌上。我等了足有一个小时,填写各种表格,这时警卫则把我带的三明治掰开检查,并把我带的卡百奈葡萄酒没收。这地方令人毛骨悚然,我可以想象可怜的凯西陷于这样的环境,情绪是多么低沉。一身黑白条纹囚服,可能还有苏珊·海沃德那样的人和她作伴。

终于一个脸色阴沉的女看守领着凯西进入这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她那金色的长发梳到后面扎成一个马尾,浓厚的睫毛油和闪光的紫色嘴唇说明了她的精神状态。她脸色阴郁,目光



冰冷。

“这身打扮很时髦，是吧？”凯西穿一身肥大的橘黄色便服，她揪了揪领子，真像琼·克劳馥的特写镜头。“这住处简直好极了，亲爱的。如果你喜欢做噩梦，这里的食物就是梦。”

我把两腿夹着的帆布袋提起来，推向桌子对面的她。“他们把我藏在里面的文件拿走了。”

我说道，很高兴看到她嘴角稍稍向上翘起，“我带来一瓶卡百奈葡萄酒。警卫说我出去时可以让我带回去。”

我絮絮叨叨地说着，她吃着三明治，喝着矿泉水，细心地把火鸡、烟熏豪达奶酪、西红柿重新摆好，把弄脏的鳄梨块扔在一边。我对她讲完了带来的那瓶洗发香波的法用法时，她已经消灭了半块三明治。

她一口气喝完了卡里斯托加，抹了抹嘴，看着我说。“有人陷害我。有人把那盒普鲁卡因放到我的浴室里。”

“你有什么想法吗？”唐·香农那些女人的名字和面孔一个个闪过我的脑际，这一大群形形色色的女人让你想到唐·香农发明了一种极有效的方法。但是，为什么那个人选择了凯西做替罪羊呢？

如果你想找个替罪羊，最方便栽赃的对象要住在公寓的一层，而且按钟点上班。我怀疑这就是使凯西成为首选的充分理由了。

她用我带来的餐巾抹掉嘴边的渣子，说道，“我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你该明白。我一个人在家修指甲，我对他们就这样说的，甚至给他们看了我修剪得很好的脚指甲，这也无济于事。”她咬开一块巧克力球糖，闭上眼睛享受这点儿可怜的乐趣。“他们说我迷上了他，而他抛弃了我，所以我就由爱生恨，不错，我是恨